

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少年时偶然读到李贺的这首诗，虽然并不完全明白诗意，但其中的文字让我热血沸腾。在成长的岁月里，我又陆续读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些气吞万里、大气磅礴的诗句，还有荧幕上光彩照人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引领着我对于军旅生涯的向往和追求。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特招入伍，如愿携笔从戎，成为湘江之畔一所军校的教员。报到那天，望着学校主楼前大石上镌刻的“厚德博学，强军兴国”校训，我陷入沉思。如何从文化育人的角度，夯实广大学员的传统文化底蕴，培养、提升其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成为我教学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军事文学占有重要位置。其中的军旅诗词，是军人精忠勇武、铁血柔情的生动记录，有着独特魅力，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是对军校学员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战斗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

每周一次的《文学欣赏》课上，我们师生品鉴吟诵着那些军旅诗词名篇，共同感受历代军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袍泽之谊；体味“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义胆忠魂；缅怀“突营杀贼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壮举；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奇美，以及“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烈，“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的雄心……通过精讲细赏与互动研讨，我把军人的忠勇情怀与历代军旅诗词刚健崇高的审美特质结合起来，深入挖掘蕴含其中深沉隽永的爱国主义、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以诗育心、以诗激气，引导广大学员坚定文化自信、赓续血脉传承、培塑尚武精神。看着课堂上那一个个眼里有光的莘莘学子，一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与自豪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有一次，讲解到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其五》，我打开心扉，谈到这首诗对自己军旅人生的深刻影响。我说：“同学们，李贺的这首诗把怀才不遇的忧思苦闷与为国效力的满腔热忱融合起来，感情激越，气势磅礴，读来意蕴深长。对于我们当代军校学员，这首诗有着怎样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呢？”有个男生迅速举手发言。他站起来，娓娓分享了自己选择报考军校的心路历程，提及李贺这首诗对他的激励。他说：“这首诗今天读来，诗人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性担当，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对于激发我们爱军习武、保家卫国，仍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话音一落，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看着他，身姿挺拔，黝黑的脸庞上，一对明亮的眼睛闪烁着坚毅。那天课程结束后，我和学员们列队行进在初夏的夜色中，空气中氤氲着冬青花的香气。我

男儿何不带吴钩

■蔡静平

仿佛看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正在学员们心中蓄积生长。

有一年，我到广西某边防连代职。南国的苍山秀水映入眼帘，一切都是那样祥和、安宁。军用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疾驰，兜兜转转了几小时，我终于抵达了连队驻地——一座位于绵绵大山里的营区。

并排站在门口迎接我的连队主官向我敬礼，其中一个黝黑敦实的汉子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师，真是您啊！”刚下车的我还有点蒙，旁边的上尉赶紧介绍说：“老师好，他是你们学校毕业的秦连长，我是指导员小胡。”

“老师，‘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秦连长笑着大声朗诵。哦，我想起来了，难怪似曾相识。当年课堂上的那个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一连之长，能够独当一面了！

晚饭后，秦连长陪我在营区散步。他告诉我，他从小就立志参军报国，当年怀抱“男儿何不带吴钩”的理想考入军校，又以毕业联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向组织申请“到边疆去、到斗争一线去”。秦连长说：“老师，您知道吗，毕业那年，学校赠送了我们一套辅导读本当作礼物，有《百个英雄模范故事》《百部红色经典影片》，还有您主编的《百篇边塞军旅诗词》。这些年，我在边防哨所，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几乎能背诵里面的每一首诗。”他还告诉我，现在连队每到周五都会组织“读军旅诗词、励报国壮志”文化活动，战士们也很爱吟诵军旅诗词。

第二天一早，巡逻小分队全副武

装、列队准备出发，我也在其中。秦连长点名完毕，对战士们说：“今天，我上军校时的老师要跟我们一同巡逻。大家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展示我们边防军人的风采！能不能做到？”战士们高呼：“能！”

带队的罗排长，大手一挥：“出发！”队伍迎着霞光往大山深处走去。

从连队驻地到这次巡逻的目的地没有公路，只能一路沿着巡逻路线跋山涉水，要徒步3个多小时。起伏的山峦、参天的林木、陡峭崎岖的边境小道，这一路让我终生难忘。正值盛夏，密林之中闷热难耐，汗水湿透了我们的军装。更要命的是，周身被各种蚊虫叮咬出的疙瘩奇痒无比，随身携带的防虫药膏根本不顶用。罗排长和战士们却不以为意，甚至习以为常。因为中午要在大山里埋锅做饭，有的战士身上还背着米面、肉菜和铁锅。他们手脚并用，攀岩涉溪，如履平地。我比这些战士年长了一二十岁，一路上格外吃力。两名体力较好的战士连拉带拽地帮助我，怕我掉队。每到一处界碑，官兵都会停下来仔细察看，认真擦拭界碑。如果界碑上的编号因为风吹日晒油漆剥落，他们就拿出笔来细心描红。终于，我们抵达了最后一处要巡逻的界碑。这块界碑位于这段国境线的最高点，极目望去，蔚蓝的天空下，远山连绵不尽，山色渐次变化，让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巡逻的疲劳感一扫而光。

战士们告诉我，界碑的对面就是越南的谅山省。这让我想起清末老将冯子材抗击侵略者的“谅山大捷”。当年，面对侵略者，冯子材不惧老迈，以誓死拒敌的英勇气概，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黄遵宪有一首长诗《冯将军歌》，热情讴歌了冯子材忠心赤胆、卫国御敌的英勇事迹：“敌军披靡鼓声死，万众喧传如破竹。十荡十决无当前，一日横驰三百里……”

在界碑处的山坡上，绿树成荫，白云在天，战士们席地而坐，听着我的讲述。罗排长笑着对我说：“界碑立在哪儿，国土就在哪儿。虽然巡逻路上环境恶劣，边防生活也单调艰苦，但只要看着祖国的界碑稳稳当当地立在那儿，我们每一个边防军人的内心就充满了自豪感。”望着罗排长和战士们满是汗水的黝黑脸庞，一句句军旅诗不觉浮上脑际，“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这些朴实的边防官兵，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留在祖国的边疆，筑起了一座座巍峨的界碑，才使祖国山河安然无恙，真是令人感慨。

去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原来是当年的秦连长，现在已是秦团长打来的。他看到我主讲的在线开放课程《边塞军旅诗探析》，才知道我已调到北京工作。他辗转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就马上打来电话：“老师，我们很多官兵希望您给大家讲讲军旅诗词。”我也很高兴，告诉他，我的《金戈铁马唱大风——军旅诗词经典鉴赏》《盛唐边塞诗经典赏析》等课程也快要上线了。“老师，期待您的新课！”秦团长诚恳地说。

那个周末，我驱车来到居庸关长城。正值寒冬，游人罕至，长城宛如一条巨龙，蜿蜒到天的尽头。瞻仰着好汉石上刻写的毛主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我诗兴顿起，吟成《登长城感怀》：“极目云山天外吟，踏足斜阶长城长。当年子弟今犹在，碧血忠魂护国疆。”

迷彩青春

单甲、嘎多、安也……

这是父亲在弥留之际，嘴里念叨最多的阿佤山深处古老山寨的名字，也是他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父亲是一名边防军人。他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边疆的崇山峻岭中。在他的记忆里，那些日出日落、明月高悬、星光灿烂，是永远抹不去的风景。

大黑山和安敦山像一道雄伟的天然屏障挺立在边境线上。当年，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在偏僻的山谷里。这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边防战士写信时都说，自己当兵当到了天边地角，山高得可以触手摸月，天空洁净得如同水洗。这里的月亮也又大又圆，大家都把佤族山寨称作月亮山寨。

月亮山寨就物距而言，离内地十分遥远。然而，或许正是因为遥远，才保留了原始自然的生态美和古老质朴的民俗风情，才会被称为“佤族原生态生活博物馆”。

树古、花美、果甜、鸟兽多，是月亮山寨的特色。整座山谷常年被樱花、杜鹃、山茶、桂花等各种野花点缀着，进入山谷就会闻到扑鼻的花香。果实成熟的季节，多依、樱桃、堂梨、橄榄、无花果等各种果子挂满枝头，就连那只有人高的小灌木也结满了杨梅、黄泡（一种类似草莓的野果）。如此美丽的景色和丰富的食物自然得到鸟儿们青睐，这里也成了鸟儿和其他小动物的天堂。每天晚饭后，到山坡上听鸟鸣、看鸟在树丛中觅食嬉戏是一种乐趣。画眉、山兔、八哥，叽叽喳喳地鸣唱着，汇成一曲动人的丛林大合唱。尤其是那些披着五彩霞衣的鹦鹉，还会模仿军号和战士们出操的口号声。

我写边防生活的作品，喜欢用浪漫主义的笔调，经常把边防生活写得很好。但实际上，那时边防部队的生活是艰苦的，战士们经常吃不到肉和新鲜蔬菜，常年以干板菜（脱水蔬菜）和粉丝、海带下饭。有一年，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吃肉，大家总算是尝到了一点荤腥。

二

物资匮乏、文化生活枯燥，是当年困扰月亮山寨的憾事。父亲活着的时候常讲起营部那块足球场大小的石岩上的平台。战士们在那里打篮球，一不小心就会将篮球抛出平台，落入山谷。一次营部举行篮球比赛，事先准备的几个篮球都掉到了山下的箐沟里，营部领导不得不派战士，带着干粮到山下去找篮球。

单甲、嘎多、安也，这些月亮山寨的地名，在父亲的记忆中如同刀刻一样深。在他暮年，已经叫不出来探望他的

活力军营

月亮古寨

■段金华

那些老战友的名字，却会反复念叨这些古寨的名字，还说那里的月亮最圆、最亮，那儿的水最清、最甜。

这几个地名在佤语中有“贫困之地”等含意。这里之所以有月亮古寨的美誉，是因那首有名的佤族民歌《月亮升起来》诞生于此而得名。

刚解放时，这里的阿佤人依旧保留着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进山打猎，是他们集谋生和娱乐为一体的活动。每当打到野鸡等猎物，阿佤人会做一顿阿佤风味烂饭，让全村人共享。

在解放军工作队的帮助下，阿佤人在寨子附近的河边开垦了梯田，种植了水稻。春播时节，战士们和佤族群众一起在田间插秧；到了秋天，军民一起收获金黄的稻谷。

阿佤人非常热爱解放军，把战士称作“大军”。解放军的巡逻队经过寨子，阿佤人都会热情地把战士们请进家，喝一碗热腾腾的茶水，烤干霜露湿透的军装，把火塘里的糯米粑粑、烧苞谷掏出来给战士们吃，将刚采的黄果、李子塞到战士的怀里。

父亲对下连队工作的事记忆犹新，尤其讲起那些他和电影组一起去放电影的事，仿佛是一幅幅生动的电影画面。

听着他的回忆，我的脑海里常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开满飞机草的小路，如同被白雪覆盖的山野，晴朗的空中蜻蜓飞舞，清冽的河水中鱼儿畅游，骑着军马的父亲，还有他身后的通信员小马、放映员小杨和书记员德洪行走在山路上。”他们要去检查连队的群众工作，顺便为那里的工作队和佤族群众放电影。

通信员小马，放映员小杨和书记员德洪是最受寨子里的姑娘欢迎的人。放电影的时候，姑娘们总会在旁边看着小杨和助手装机器、倒片子，并会在他们不忙时，将茶水递到他们手里。姑娘们议论说，放电影的“大军”又高又帅，放电影还戴着白手套，牙齿也跟河里的马牙石一样亮铮铮的。“哦，梅里席梅花木嘎”（佤语：这才是我们喜欢的帅哥）。姑娘们在旁边笑着、打闹着，弄得小杨和助手很不好意思。

在小马和德洪临时休息的大队部公房里，经常会有姑娘们摆放的野花和野果。

有好几次，村里的老人找到我父亲，说寨子里的姑娘“桑给里克卖滴”（佤语：想要招一个姑爷）。我父亲只能通过大队干部跟老人们解释：“他们还要到其他地方去放电影。如果在这当姑爷了，其他地方就看不成电影了。”但老人们还是不解地埋怨说：“你们太小气了。你们的孩子有上百个，留一两个当姑爷，不会咋个嘛！”

在阿佤人的心中，解放军是他们的守护神，有解放军在，阿佤山的月亮才更大更圆。

三

我的记忆中，没有四季之分的月亮

官兵“云享”红色资源

■本报记者 安普忠 通讯员 武文治 赵浩翔

相结合的全新方式，让官兵足不出户即可“云享”红色资源。

“看到‘小萝卜头’慷慨就义，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参军报国的初心。”该中队中士穆华胜戴上VR眼镜，看到集军营里漆黑的房间、冰冷的镣铐，听到革命先辈一声又一声不屈的呐喊，感慨万千。

贵州拥有千余处红色遗址，具有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他们积极借助数字技术，运用最新科技成果，大量采用三维投影、智能互动系统等科技手段，把静态照片转换为动态影像，把史料文物拓展为精彩故事，以强烈视觉影像再现历史场

海河之畔歌声嘹亮

■漆 锡

近日，由武警军乐团和武警男声合唱团联袂演出的“胜利号角——武警部队交响合唱音乐会”在天津举行专场演出。

音乐会由《破晓》《奋进》《复兴》3个篇章和尾声组成，融合交响乐、合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深情赞颂了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军魂永驻、一往无前的奋斗历程，洋溢着浓郁的爱国情怀，抒发了广大官兵聚力备战打仗的决心意志。

《七律·长征》《保卫黄河》《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的祖国》《天路》《打靶归来》等曲目，再现了人民军队在不同历史

古寨，美得如同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我们从营部到小学读书，每天要顺着公路走几公里。公路两旁的花很多，一丛丛黄色的小花像夜空里的星星。山上树木茂密，树叶有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色彩丰富。紫芝泽兰（我们也叫它飞机草）长得茂盛，白色的花可以从春季开到夏季，像白雪铺满公路两旁的山坡。

我们的学校就在公社所在地半山腰的一块小平地上，四周是梯田和村寨。这是未被雕琢修饰的自然美景，古朴的村落散发着神秘气息，一栋栋独具特色的落地式、杆栏式民居点缀在绿水青山之间。树围着寨，寨依着树；山和寨融为一体，寨和山同为一景。寨前有十几棵古老的参天榕树。和许多山地民族相似，建寨的时候，这里的村民都会把村口栽几棵大榕树。这些树守护着一代又一代阿佤人在这里繁衍生息。

山谷里流淌着一条小河，河水清浅，水流平缓。水底的绿藻，绿得晃眼，几片枯叶漂浮在水面，就像小孩子放的纸船。河上游玩水电站的水坝，无风时平静的水面光洁如镜，蓝天、白云、青山倒映在水中，给人以“明镜映天地，人在画中行”的感觉。一阵清风吹来，吹皱一湾碧波，一群群白鹭和灰白色的天鹅在水坝上空盘旋，让人联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

山坡是连绵蜿蜒的梯田，一片片稻田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纵横交错的小路向远方延伸，一条条灌溉渠像血管一样拥抱着稻田。稻穗低下了头，好似害羞待嫁的姑娘。微风轻拂，稻浪涌动，稻香扑鼻。

月亮古寨是滇藏茶马古道的分支。这里的茶叶沿着崎岖的山道，翻过安墩山和大黑山，经历反复的“交换”与“再交换”，最后运到西藏。

公社是月亮古寨的经济文化中心，所谓的街只是一条长不足千米的小山街。街边的房屋包括商店、饮食店、缝纫社和新华书店的代售点，还有一所小学和一个草棚顶的电影院。

我长大后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钢枪，走上守卫祖国边防的岗位。明月高悬的夜晚，我和战友们沿着界河执行巡逻任务。看到水中的月亮和自己的倒影时，我抬头望了一眼高挂头顶的月亮，那一圈圈光晕轻盈缥缈，仿佛在温暖巡逻的夜归人。

向西北方遥望，我想此时，月亮古寨的那轮明月也升起来了？父亲是否在欣赏月光下古寨的妩媚？他和他的战友们，在这宁静祥和的景致中，是否会走进岁月深处，去追寻他们青春的美好时光？

月色醉我心扉，父辈的家国情怀壮我筋骨。我感觉到月亮在慢慢移动着，离我们越来越远。在月亮之上，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心中的月亮古寨，看到了父亲正带着队伍，在那里守护的身影。



阅图

乘风破浪

■摄影 刘志勇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旅官兵开展冲锋舟训练的场景。作者运用长焦镜头，结合慢门小光圈及连续对焦“追随”拍摄技巧，捕捉了冲锋舟在水面上疾驰的精彩瞬间。画面充满动感，生动展现了训练中的紧张与激烈。冲锋舟上的战士全副武装、身姿矫健，让人感受到他们严谨的训练作风及过硬的技战术水平。

(点评: 卢俊成)